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

黑板的色彩

□周太舫

恢复高考制度,是改革开放春风中的一缕。这缕春风,让莘莘学子有了求知的动力。尤其是让农村的学子,看到了跳出农门走出大山的希望。1983年,我第三次从高考的独木桥上落水后,回到村小做了一名民办代课教师。

我的家乡是川东北一个典型的偏远山乡,先前一直笼罩着贫穷的阴霾,教育也自然落后。上第一节课前,脑海里关于村小的记忆,最先浮现的是那一方黑板。几块木板镶在一起,再抹上墨汁就成了黑板。久而久之,黑板出现了缝隙。缝隙让一个个粉笔字身首分离,或拦腰断裂。有时候,缝隙里藏匿的粉笔灰,会让某个字添上一横。记得那时是复式班,两个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我上二年级时,一个四年级同学和我玩扇烟盒游戏,他惨败,烟盒全归了我。他在短暂的懊丧之后,眼睛骨碌碌一转,笑着问我:“只需两笔能不能写成一个‘三’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不能。”他就和我打赌:能,我手中的烟盒全归他;不能,他从我家里摘一个梨子给我。我流着口水毫不犹豫地说了:“赌就赌!”趁老师不在,他在黑板上用粉笔只写了两笔,真的变成了一个“三”字。愿

赌服输,我以手中的所有烟盒为代价,明白了中间一横是粉笔灰。

我代课时,教室还是那间我曾扇过烟盒的教室,黑板还是那块咧嘴豁牙的老黑板。老黑板斜立在木架上,像穿了又穿洗了又洗的衣服那样泛白。粉笔在它上面画画,它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声,似乎稍一用力就有可能散架。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农民浑身活力四射,在自家责任田耕种似乎有使不完的劲。责任田里的庄稼长得茂盛了,粮食充实了,耕读传家,农民们自然就想让自家的孩子多读书,哪怕今后不能考上大学,也不能让孩子大脑里的知识歉收。于是,几位家长向村主任建议将老黑板换掉,村主任也觉得老黑板不能承载山里人的希望,答应得非常爽快。

不久,一块新黑板闪亮登场。新黑板仍是几块木板镶的,板面涂抹的仍是墨汁。可毕竟是新黑板,看不见缝隙,也没有变形,粉笔字写在上面格外醒目。在孩子们眼里,新黑板就像过年才有的新衣,有的摸摸,说真光滑;有的嗅嗅,说真香。我跟孩子们说:“你们不能只闻到黑板的木料香,还要闻到在黑板上开出的知识花朵所散发的馥郁芳香,要像蜜

蜂那样在知识的花朵里辛勤采蜜。”有了新黑板,孩子们在课堂上坐得格外端正,听得格外专心,朗读的声音也格外响亮。

改革开放的春风愈来愈强劲,村小的木黑板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水泥黑板。顾名思义,水泥黑板由水泥浇筑而成,面上涂抹的不再是墨汁,而是一层黑油漆。与木黑板相比,水泥黑板坚固耐用,不会有缝隙,不会变形,粉笔在上面耕耘起来,顺滑得多,轻松得多,再也听不见吱吱呀呀的呻吟声。那年月,我没有走出过大山,看见的只是日月从东山升起,在西山落下,小河在山里静静流淌,星星在小河里不言不语,而不知城里的学校使用什么黑板,只知道乡中心校使用的是水泥黑板。我在想,城里学校的黑板大概也是水泥黑板吧,还能有什么比水泥黑板更高级的呢?后来我考上中等师范学校,终于见识了城里学校的黑板,也是水泥黑板,不禁为自己的猜想而暗暗得意。

中专毕业,我被留在乡中心校。某一天,校长喜滋滋地说:“水泥黑板要换成毛玻璃黑板了。”这让我非常诧异,居然还有比水泥黑板更高级的黑板。新的一周开始,我们果真使用上了毛玻璃黑

板。与水泥黑板相比,毛玻璃黑板更平整,更光滑,更便于板书,并且不会像木黑板和水泥黑板那样反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会影响视觉效果。

更让我诧异的是,毛玻璃黑板的颜色并非黑色,而是绿色,跟春天里的小麦和水稻差不多绿色的绿色。白色粉笔字写在绿色的黑板上,仿佛绿色的田野里,小麦和水稻正在扬花。扬花的小麦和水稻,让农民联想到的是丰收景象,而黑板上的“扬花”,让我们这些教师联想到的是一批批山里孩子走出大山实现梦想。这种联想是有根据的,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不断扩招,越来越多的山里孩子实现了大学梦,理想的翅膀飞出了大山,奋飞于祖国建设的各行各业,有的甚至还飞出了国门深造。我有一位学生,一位农民的孩子,就曾公费留学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这位学生出国前,父亲在前来祝贺的亲友面前热泪盈眶,一再纠正亲友们那些祖坟冒青烟之类的说法,不厌其烦地说这是改革开放政策好,否则做梦也难以想到。

是的,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很多事的确是做梦也难以想到的。比如黑板,我以为毛玻璃黑板应该算是最高级

如厕的变迁

□汤礼春



《幢幢新居层层花》版画 董旭

上,在这里人人都心急火燎而身不由己。

因为上厕所的路途远,所以常有人去上厕所时顺便干点其它事,比如厕所旁边有个菜场,就常常见有人上厕所时

拎个篮子进去,方便完后顺便买菜,如此也就常让路过的外地人心存疑惑:这里面到底是厕所还是菜市场?记得我们院子里当时有个笛子爱好者,习艺正热,为了不浪费时间,每逢去上厕所时,他就带上笛子,一路走一路吹,一直吹到厕所方才止音;十来分钟后,笛子又响了,那笛音悠扬活泼了很多……

白天上厕所怕的是排队,晚上去厕所怕的是“踩地雷”,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灯泡是凭票供应的,厕所的灯泡常常会被人“借”走,黑乎乎的厕所里就让一班调皮的孩子有了搞恶作剧的用武之地,晚上如厕时,是必须带火柴去的。有时也可能会遇到另一种晦气,如醉酒者摸着黑闯进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口就吐……

所以那时,除非是不得已,晚上我们男人一般是不去厕所的,小便就在门前的水沟里解决,那些女孩和妇女就解在家中的尿罐里。我们这座城市不像上海,是没有拖粪车上门的,但也未见女孩

和妇女们拎着尿罐到半里外的厕所去,现在想起来,那些尿罐应都是在夜半三更时,悄悄倒在我们撒尿的水沟里……那时我们都以戴军帽为“酷”,常有人正解得“痛快”之时,蓦地被人把头上的军帽抢走了。有的思帽心切,便也如法炮制,这样就形成了“抢性循环”,只要戴军帽如厕者,军帽必被抢。久之,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上厕所前,必将军帽取下拿到手中或塞到裤袋里。

而立之年,我的如厕问题仍没有多大改观。那时我住在单位的两小间平房里,百十米外倒是有个公用厕所,但因为是露天的,下雨时打伞方便倒也雅观,难受的是那蛆虫会顺着水势爬到脚背上。半夜时分,妻子和孩子不敢上厕所,就在尿罐里解决,我去倒尿罐时怕让人撞见,总像做贼似的,要先侦察一番,确认无人才拎着尿罐飞快地奔向厕所……

进入九十年代,城市的如厕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很多有经济实力的单位都开始为员工修建单元房,并配有

独立的卫生间。而我和妻所在的单位连发工资都困难,差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的窘困,逼得我这个年已47岁的“老实人”只能铤而走“险”,在单位办了留职停薪,带着妻儿南下到广州打工。在打工期间,我特意租了一套有卫生间的两居室。我们一家人在异地他乡奋斗几年后,终于积攒了一笔钱,首先就在我的老家买了一套有卫生间的两房一厅。

2004年春,我们全家回到老家,住进属于我们自己的单元房。此时我们已不满足仅有一个卫生间的生活条件了,我们这三口之家,都习惯早上一起床就要上厕所,于是我们全家人一致举手同意,卖掉这个仅有一个卫生间的房,买了一套有“两卫”的房。

2005年的春天,我们全家人搬进一个花园小区,住进了有四室两厅两卫的新居室。每天早上,当我安生坐生、舒舒服服地坐在洁白的抽水马桶上时,我会由衷地感慨:如今的生活才真叫美好的生活啊。

追梦40年

活得自在

□水森

—

◇人树立了强烈的事业心,也深爱着家人,且具有博爱之心,就要把健康作为第一责任,置于顶层设计,注意休息养息,保持健康身心。

◇人若健康向上,果敢坚强,睿智超群,本领高强……人才可信任可靠可重用!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身体健康是“1”,理想梦想思想畅想、创业事业学业学业、亲情爱情友情人情统统都是“0”,“1”在一切都存在,“1”倒了一切都没了! 说句极端自私的话:身体健康钱财才是自己的,房产才能和爱人共享……



随想录

◇一生之计在青春,一天之机在清晨! 每天早晨都是一个新希望,都拥抱一个新梦想。不管昨天怎么低沉失落、倒霉沮丧,都要看见朝阳、充满阳光;不管昨天怎么困难艰苦、犹豫彷徨,都要拥有希望、昂扬向上!

◇人生只要用最好的自己走在路上,就能以最美的心情每天都去迎接最灿烂的朝阳!

二

◇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谁也做不到不顾忌别人的存在与感受。

◇一个人对待面子,起码能自制自理、有弃有取。不能时时为所谓名誉所累,才能活得自在悠哉;不能处处迎合别人,才能活得委屈求全。

◇人活得太累,大都因为撕不开面子,放不下架子,抛不开梁子,解不开扣子,挑不起担子,忘不掉位子,舍不得票子,打不开场子……

◇许多人活得恍惚,都是被自己的“心魔”忽悠的! 一个人贵在自己活得怎么样,而不是活给别人看是个啥模样儿!

三

◇人生本过客,何需千干结。

◇想拥有就去努力追求,竭尽全力过后就不在乎结果收获。成功是艰苦奋斗的回报,失败也属于一种失误受挫的经过。

◇人生成败得失都得过去,拿功名利禄累己是大忌。生命这场因人而异的单程旅游,路上遭遇的摇曳颠簸难以预测,但我们能管控的只有自己的心情。

◇花落花还会再开;雨过天还是晴天!

过挠力河

□肖复兴

时光登记簿
shiguangdengjibub

看。那时候,北大荒版画很出名,在北大荒很流行,最开始画画的,都愿意画版画。宝泉画的也是版画,画的是一片秋天里白茫茫的芦苇丛,是我曾经见过的挠力河边上那片壮观美丽的芦苇丛。我对他说:画得多好啊! 你有这样的才能,干吗不画呢?

宝泉的绘画才能真正被发现,应该是在1971年前后。那时候,为了迎接197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农垦总局在搞纪念活动,宝泉被抽调到我们大兴农场搞美术创作,好去参加总局的展览和评比。我很替他高兴,他终于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了。

可是,他却很苦恼,每次见他,都耷拉着苦瓜一样的脸。我问他怎么了? 你能够画画了,而且公家给你买笔买刀买颜料,你多美呀……他说他画了好几幅木刻画,都没有通过,说他的画思想性不够。那时候,强调知识青年和工农兵相结合,他画的还是那些芦苇丛达紫香梅花鹿之类,当然通不过了。

总局的会展时间迫近,他还没有完成他的作品,很是着急,再一次找我,和我一起商量了好几次,最后商量出这样一个主意,画面上是深夜里一位知青为难产的母马接产,小马驹终于出来了。我特意嘱咐他,要让母马和小马驹

各自的眼睛相互对视有个交流,另外,知青最好是个女的,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身上背着一个书包,书包上要有北京两个字,另外,地上要有一盏马灯。他很同意,很高兴地回场部了。

没过两天,他的木刻画完成了:母马和小马驹与女知青的位置很恰当,马灯暖色的火焰温暖着整个画面。可惜,他的这幅题为《新生》的木刻送到总局展览,没有得奖。他落寞而归。但是,在总局,他结识了一批画画的知青,很多是中央美院附中的学生,个个才华横溢,很多人以后成为了有名的画家。其中,有一位女画家,他最为心仪,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无法忘怀。只是,他回到我们大兴岛,谈的是他的画,没有对我说起这个人。

一直到很久以后,大约是想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那时,我被调到七星管局宣传队。农场有人回北京探亲,路过七星,到我这里,闲聊说起宝泉前不久过挠力河了。还问我:你知道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多少有些奇怪,来北大荒好几年了,他一直没有去过,为什么这时候想起来去了呢?

让我最为吃惊的是,来的人告诉我:他可是自己一个人游泳过的挠力河呀! 这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刚开化的挠力河,春水如刀呀。万一被浪打翻灌进水,

扫码关注
共享文字之美

或是被卷进魔鬼一样的漩涡里,或是被水草如蛇一样缠裹,或是腿冻得抽了筋,可是一点儿救都没有呀。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他隐隐担着心。好多天过去之后,我从七星回到大兴,见到宝泉,问他怎么敢一个人游泳过挠力河? 他笑笑说:越传越邪乎,我怎么敢一个人游泳过挠力河,我是冬天过去的。

冬天过河,也不容易,虽说河面结冰,但河面很宽,两岸都是萧瑟的芦苇,模样一样,很容易迷失方向,在北大荒叫做“鬼打墙”。我奇怪地问他:大冬天的你心血来潮跑过挠力河干吗去呀?

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大冬天的心血来潮过挠力河,他只是告诉我回到七队,就挨了一顿批判,没说 he 冒险,说他没有请假。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孤胆英雄一般独闯挠力河,为的是去河对岸的雁窝岛,会那里的那个人。这个人就是一年前他参加总局展览时见到的那个同样参加展览的北京女知青。

只有爱情才有这样强悍的力量。分别之后长时间的通信,解决不了思念之渴,牛郎织女还有鹊桥相会呢,没有鹊桥,他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建造起横跨挠力河的一座爱之桥。独闯冰雪挠力河,成为他一生最荡气回肠的得意之作,超过他以后创作的所有画作。在我们大兴岛,乃至整个北大荒,令人感慨感动的爱情有很多,但没有一个如他这样独自在风雪交加中横渡挠力河抵达雁窝岛的。如此爱的勇气,爱的力量,和爱的深度,成为了一段传奇。

以后,有情人终成眷属。雁窝岛上的女知青终于成为了他的妻子。多年以后,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的一次美展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女画家。坦率地讲,无论从长相,还是从绘画的才能,她都要比宝泉强上一筹。我私下猜想,之所以宝泉能够抱得美人归,要感谢那条挠力河。是这条河考验了他,也成全了他。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因有了他这样一段传奇,使得这条河也被赋予传奇色彩,尽管过去了整整五十年,依旧让我无比的怀念。